



河南農村一樁真實而又離奇的命案、製片人種莊稼賣蘋果籌集的100萬經費以及三位「八十後」電影人對夢想的執着，成就了《心迷宮》（前稱《殯棺》）。這部小成本懸疑片入圍第51屆金馬獎，並最終獲組委會特別設立的伯爵年度優秀獎最佳劇本。作為一位從事石化行業生產調度工作的業餘編劇，馮元良像是金馬獎上的黑馬。《心迷宮》亦入圍第3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新秀大獎，3月30日在港放映，他早前來港與觀眾見面。他說電影對他的意義，就是在兩個小時裡獲得多樣的生命體驗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 圖：本報山東傳真

馮元良與電影的結緣也像電影般富有畫面感。小時候某一年的元宵節，他和家人一起去濟南的趵突泉燈會遊玩，看到一大幫人圍在一起，好奇的他從人群的縫隙裡鑽進去，原來大家在看《星球大戰》的錄像片。在那個娛樂相對匱乏的年代，這部充滿奇幻想像的電影為他打開了另一個世界。「如果說年輕時電影吸引我們的是畫面那些有形的東西，那麼現在對我而言，電影的價值更多的是對生活的反思。」馮元良說。

小成本製作

《心迷宮》導演忻鈺坤對於觀眾來說，還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。同為八十後，馮元良與他相識於微時。19歲時，馮元良到西安一間電影學校上一個培訓班，他在那裡結識忻鈺坤。大學時馮元良雖然讀影視創作專業，但是畢業後卻去了一家石化國企工作，而忻鈺坤則一直從事與影視拍攝相關的行業。

雖然成了「圈外人」，但馮元良十多年來從未放棄過劇本創作，也有作品被搬上銀幕。他很享受自己這種圈外人的狀態，「寫作只是一個興趣，而不是一個工作的時候，人會很放鬆。」馮元良說他這份看似和影視沒有任何關係的工作，給了他觀察人、觀察生活的切入點。《心迷宮》獲獎後，馮元良一下子接到很多劇本創作的邀約，但他坦言沒有想過辭職，「沒了接觸生活的環境，藝術也會枯竭，我很擔心如果專做編劇，一個一個地接劇本會把自己掏空。」

《心迷宮》這部電影的源起，也十分具故事性。製片人任江洲的母親和他講述了一個河南葉縣老家的真實案例：一個女孩失蹤後，家人在河邊找到一具燒焦的屍體和女孩的自行車，而法醫鑒定後卻發現這是一具男屍，並發現了半截未被燒掉的身份證。根據身份證信息，警方找到身份證主人的家人，親屬說此人外出打工多年未回。正當家人以為他已被害而準備喪禮時，身份證的主人卻回來了，原來他的錢包連同身份證一起被偷了。那失蹤的女孩去哪了？而被燒焦的屍體又是誰？任江洲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忻鈺坤和馮元良，並決定以這個案例為素材，拍攝一部小成本電影。

從構思到最後成文，馮元良和導演、製片人花了3年時間修改劇本，最後改編成這樣一個故事：一個想要掙脫父權的青年在一次爭執中殺死了同村的痞子，被迫逃亡，正當他想回村自首時，發現案件已經了結，然而事件並沒有結束，戲劇性的事件一件接一件發生，每個人都在命運的漩渦裡愈陷愈深。「2013年，製片人任江洲正在河南老家種地種蘋果，那年收成比較好，他湊到100萬後決定開拍。拍攝期間，製片人又籌了100萬資金。片子拍到最後已經彈盡糧絕，剪輯是導演在自己家裡做的。」對於他們來說，這部總投資200萬的電影能上映已令他們很欣慰，而能在金馬獎上獲得如此好評，實為意外之喜。

馮元良 金馬獎上的「黑馬」編劇



目前《心迷宮》已經獲得廣電總局的上映許可，有望今年在內地上映。雖然此前也有一些作品被搬上銀幕，但馮元良認為《心迷宮》的成功與劇本強烈的故事性分不開，他對觀眾的反響很有信心，「目前的小成本電影多數是文藝片，偏重於講故事的很少。」不過他也強調，有時候票房的成敗並不完全取決於電影的水平。但對於三個懷抱電影夢的八十後來說，電影上映已經是成功了。目前《心迷宮》已經拿到配額，今年也將在台灣公映。

提高編劇自主性

2014年第51屆台灣電影金馬獎上，《心迷宮》入圍最佳新導演、最佳原著劇本，並勇奪組委會特別設立的伯爵年度優秀獎最佳劇本。編劇馮元良和導演忻鈺坤成為金馬獎上令人矚目的「黑馬」。

頒獎禮上，馮元良見到女神桂綸鎂時，脫口而道「你好，孟克柔」（《藍色大門》女主角），桂綸鎂驚了一下之後笑了。電影節期間，組委會展映入圍影片，馮元良本想帶妻子看看自己的電影，竟被告知票都賣光了。

《心迷宮》劇本成稿只有三萬多字，真正執筆寫作的時間只有半年，卻是他花了三年時間，從十萬字打磨而成的。馮元良坦言，此次《心迷宮》的成功要感謝製片人及導演對他的尊重。

「內地影視劇產業鏈中，編劇的地位近年有所上升。但坦白講，專業編劇的話語權仍然得不到足夠的尊重，編劇對整部戲劇的掌控力不夠。」馮元良認為，目前內地電影並不缺乏專業的技術人員，但缺乏懂得並尊重藝術的製片人。

馮元良說他在寫其他劇本時，有很多人會跑來「指點」他，很多藝術之外的力量來干擾電影人的創作，所以近年內地影視產生很多引人詬病的「雷劇」。「在工業體系下談電影產業，無法離開資本的力量，但我希望能建立一種良性的機制，支持更多非營利性的創作。」馮元良這樣說。



■《心迷宮》劇組在金馬獎星光大道上。



■馮元良（左）與忻鈺坤（右）年少時的合影。

文：張心曼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無定向喪心病狂》 瘋狂大發洩



阿根廷電影《無定向喪心病狂》上映在即，此片幽默爆笑，但又影射社會體制，以小見大。

電影以六個獨立故事組成，雖說故事與故事之間無咩關係，但個個都極度瘋狂，而且起因都係極小之事，之不過小事唔即刻解決，分分钟爆煲！

當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，是「炸彈人」這個故事。男人好地地停車買蛋糕，但出來發現車輛竟然被拖走，上門追討有理說不清，對方一口咬定你違例泊車，不講原因、沒有根據、一板一眼，睇見都火。男人無奈之下接受現實，豈料回家又與家人鬧翻，繳款之時繼續狗咬狗骨，一氣之下出手打人。本身是爆破專家的男主角，眼見不公義之事一再、再而三發生，而且周遭的人逆來順受、不向極權說不，最後使用自己最擅長的爆破技術，將拖車公司炸個粉身碎骨。諷刺的是，原來人人深受其害、有口難言，但從來沒有人打算打破規條、爭取利益。一次拖車，將熱鍋炸開，或者應該說，極權無理都要有條底線，反撲之力可以很大。

另一個關於「頂包案」的故事，亦極盡諷刺之能事。有錢佬之子醉酒撞死孕婦，為了讓兒子免於刑罰，打算收買律師，找人頂包，以錢了事。豈料他不乾不脆，又被人勒索，而且銀碼不斷提升，反覆拉扯下，亦阻止不了悲劇發生。又是一次不公義之舉，電影批判有錢者的利益交易，亦幽默地呈現勒索者與被勒索者之間的角力，睇完除了心涼還是心涼，放諸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共鳴。

而靚佬開車遇上癲佬搞事、廚房阿姐火爆助女侍應復仇、神秘客機的偶遇、婚禮發現老公偷食等故事都極為搞笑，全都是因雞毛蒜皮之事而起，忍了又忍的情緒被迫至極限，惟有訴諸暴力、血腥。電影借六個故事道出社會不公、倫理道德等問題，像兩個司機，一個開靚車，一個開爛車，貧富差距顯而易見，在導演戴文舒的眼中，這種對比已是一種暴力。又如每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發生的拖車事件，拖車公司與政府機構勾結，拖車工人為了抽佣無理拖走市民的車，卻沒有人敢於打破這個腐敗的體制，電影只是借炸彈男將憤怒發洩出來。

以喜劇作包裝，笑完之後，也是時候反思生活，別再啞忍。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春季日劇 開播前做好功課

上個星期開始，春季日劇開播。

最矚目的當然是「半澤」堺雅人攜手蒼井優的《Dr. 倫太郎》。我對於泛濫的醫療劇興趣向來不大，偏偏兩個主演卻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堺雅人自《半澤直樹》與《Legal High》後，已成為收視王牌，這次他在新作中飾演超級精神科醫生倫太郎，以其敏銳的觀察力與直覺，往往能夠直接切中病人的心病。這使他不但事業上一帆風順，更成為電視節目裡備受歡迎的評論員。然而編劇為他安排的，是一個無法被猜透心思的女人，使倫太郎的生命出現變化。

據說電視台把此劇的目標定為季度收視冠軍，甚至希望能夠成為年度冠軍。事實上除了堺雅人外，編劇是收視保證的中國美保，她的作品包括長踞收視榜前列的《Doctor X》系列。只是這個系列對醫療劇無感覺的朋友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，最大的吸晴點，還是來自主演堺雅人。

今季的陣容似乎是混戰之勢。除了堺雅人外，木村拓哉也以一齣《I'm Home》回歸。這次不老男神還是要面對歲月的殘酷，在經歷了數齣不討好的作品後，這次的《I'm Home》他賣演技不賣樣，飾演一名因火災失憶的父親，為了找回自己的過去而在現任妻子與前妻之間來回。單看目前披露的劇情，頗有推理的味道，或許可以為木村扳回一城。

同屬尊尼事務所的山下智久也帶來新作《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》，劇集由野島伸司改編經典作品，描述智障青年因手術而成為天才的故事。只是演技一般的山下智久，能否擔起這樣的一齣戲實在叫人沒有信心。

我自己期待的當然是「三個老匹夫」的重出江湖，指的是北大路欣也主演的《三個歐吉桑2》。在第一輯裡三個退休的老頭子因百無聊賴，開始在社區裡巡邏擔當深夜看更，在社區裡做惡懲奸。可惜的是在第一輯中斬露頭角，飾演帥氣孫子的大野拓朗似乎這次沒有參演，反而他將主演同季的《LOVE理論》，改編自同名漫畫作品，或許可以將事業再推高一層吧。



■《Dr.倫太郎》

影評

吳宇森《太平輪》 世間一切都是久別重逢？

「1949年1月29日失事的太平輪，始終沒有靠岸。」吳宇森導演的《太平輪》講的就是一個以「亂世愛情」為主題的故事。這令我想起台灣作家張典婉的《太平輪1949》。從2004年籌備紀錄片《尋找太平輪》迄今，作家張典婉造訪了無數受難者家屬並感嘆：「太平輪的記憶豈是愛情而已！生離死別的苦難，是一個時代悲慘的印記。」

吳宇森導演的鴻篇巨製《太平輪》，講述發生在1949年的「太平輪事件」。一艘從上海開往台灣基隆的豪華貨輪「太平輪」，因超載及夜間航行，在海上與另一艘滿載煤炭和木材的貨輪「建元輪」相撞後沉沒，船上逾千人遇難。

吳宇森顯然不是要把這個題材單純拍成災難片，而是希望通過這艘輪船，以及與這艘輪船有關的人，帶出反映那個大時代社會生態的故事。《太平輪》的主角有將軍、醫生、商人、士兵，還有章子怡飾演的那個淪落街頭護士與妓女。電影《太平輪》通過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，深刻呈現出一個時代的亂象縮影。

相較於其他香港本土導演，吳宇森的電影「地域性概念」並不強，他執導過不同類型的題材片，並以「暴力美學」聞名。特別是他對「黑色暴力風

格」的運用總是那麼得心應手，被稱為「暴力美學大師」。在《太平輪》裡，「暴力美學」體現在極具震撼力的戰爭場面，這幾乎是華語戰爭片的最佳電影作品。作為大師級導演，吳宇森導演的強大還表現在他對電影美學細節的追求上，還原《太平輪》較真實的歷史味道，據聞他利用整整六年時間才完成劇本改編。

而吳宇森拍電影也有一個癖好：「愛放鴿子」。電影裡，少不了一幕一群白鴿飛舞的場景。吳宇森在接受訪問時談到《太平輪》裡的鴿子：「上下兩部電影都會有鴿子。而且會放在比較合理的地方，你知道『太平』兩個字本來就很適合用『鴿子』來呈現。」

出色的導演和作家都會刻意強調風格，不喜歡被模仿。吳宇森的電影一直充滿陽剛之氣——血腥又浪漫的戰爭場面、冷酷又聖潔的教堂、橫飛的子彈、起舞的白鴿，這與王安憶《長恨歌》裡象徵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的「鴿子」意象是天上人間的「兩種命運」，和象徵「和平」的鴿子與殘酷的戰爭構成鮮明的對比。

樂視電影公司在宣傳電影《太平輪》時，常用上「墨鏡王」王家衛《一代宗師》裡的經典台詞：

「世間一切都是久別重逢」。但隨着電影《太平輪》的上映，兩岸媒體都在追問台灣作家張典婉：電影是否改編自她的《太平輪1949》？張典婉發出律師聲明並指出：「我對《太平輪》是不是改編我的作品，真的不知道。」她似乎無意評價吳宇森的電影，在採訪中只是言及「太平輪事件」，「當時訪談的那些生還者或家屬，不經意間的動作和神情，對我而言是最真實動人的故事。」

「太平輪事件」因電影《太平輪》再次受到關注的同時，張典婉卻反覆強調：「對家屬而言，基隆西二、西三碼頭能不能保住，可否在基隆重塑紀念碑好像比較重要。」

《太平輪》就是一部經典的「沉船史」，由上海開往台灣基隆的「太平輪」宿命般沉入海底，成就一則上海最驚濤駭浪的「如煙往事」。世間一切因未經久別重逢，故成就「傳奇」。這一度令我浮想聯翩，想起台灣導演侯孝賢的《海上花》，也想起李安的《冰風暴》，還是比較喜歡台灣導演的作品。上海啊我的上海，有一天，我多希望你在精心挑選的電影和劇本裡不再是一場「虛無空洞」且「繁華不再」的舊夢。也許，也許有一天。